第一章

身世篇

历史疑案的澄清——祖上的变迁与家庭环境——避乱奔吴的原因——兵法撰著的过程——吴宫中练兵任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晚年的历史悲剧

客问：关于先生的身世，自宋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争论非常热烈。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先生这个人，大著《孙子兵法》是先生的后代孙膑所著 有人说,先生与孙膑是一人，“ 武 ’是先生之名,而‘ 膑 ’是先生之绰号 还有人认为,先生就是伍员，先生与伍员实为一人。对此，先生是否有所风闻？有什么看法？

答问：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当然是我最关心的了。由于我的后代孙膑的兵法著作在魏晋以后就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就不见著录。《史记》在写我的传记时,明明说我和孙膑都有兵法传世，而当时流传的《孙子兵法》只有一部,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再说,《左传》中写吴国的史事十分详细，对吴王阖庐以及我的同僚伍员、伯嚭等都有细致的刻画，吴国攻入楚都的情形也都有着力的描绘，独没有一言记及我在吴国的经历，这是十分遗憾的。由于详细记录春秋史事的《左传》还有《国语》的疏忽,更增加了人们对我身世的怀疑。虽然,明人宋濂在《诸子辨》中,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清人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中,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继续肯定我是春秋末年人,当时流传的《孙子兵法》是出于我本人手定，但是怀疑者的人数远比上述诸人为多，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回忆这一段争论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我归纳了一下，关于我的各种奇谈怪论，大约有八种之多。

客问：请问这八种奇谈怪论，究竟如何说法？是何人所为？能否请先生一一道来，并评论他们的得失和致误的原因。

答问：当然可以。对我乱加猜疑的还是历史上一些鼎鼎大名的学者，可他们的思想方法实在不敢恭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八种怪论，究竟讲些什么。

一说历史上没有我这个人，我的兵法著作是后人伪托我名而公布于世的。如南宋学者叶适在《习学记言》中，以“左氏无传”为由，宣称“凡（司马）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兵法著作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这样就把我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清代学者全祖望作《孙武子论》，称叶适疑吴国未尝有我这个人，我的事、我的书全是战国纵横家的伪造，这个论断可以“破千古之惑”。这样，我就成为纵横家虚构的人物了。现代学者齐思和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的文章，认为我孙某在历史上“未必有其人”，我的十三篇著作“乃战国之书”。这也是不承认我的存在，否定我写了兵法著作，这当然是一种臆断。

二说我这个人历史上或许是有的，但《孙子兵法》决不是我所写。如北宋学者梅尧臣，认为我的兵法著作里全是“战国相倾之说”，因此不会出自于我的手笔。这个说法见于欧阳修写的《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清代学者姚鼐作《读孙子》一文，也认为我书中谈的“皆战国事”，因此这十三篇不是我所著。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许多有关先秦诸子的论述中，都说我的书“是战国人依托”，因为书中所言“皆非春秋时所能有”。我真不知道这些学者的论断根据的是什么！

三说我这个人的有无、兵法是否我所著，皆不可知。如南宋学者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谓我“未知其果何时人也。”清代学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更玄虚莫测地称我孙某人“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四说我与孙膑是一个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孙膑所著。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一文，说我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名“武”而绰号叫“膑”，为战国时人，著了《孙子》一书。现代学者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也说，孙膑名武，孙某人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司马迁作《史记》乃“误分以为二人也”。这些学者的想象力很丰富，可惜与事实不符。

五说我与孙膑为二人，十三篇为孙膑所著。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作《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根据《史记》中称我与膑均有兵法著述，而《汉书·艺文志》中又著录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兵法，因而断定我与膑并非一人，这还有点实事求是的学风。然而，他又认为十三篇“出于孙膑所作”，这个论断乃未加深考。

六说我这个人是伪托，《孙子》一书作于孙膑。如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古籍丛考》中认为，《左传》不载我事，而《史记》所述又极简略，“内容上完全近于传说”，因而断定我这个人“全为伪托”；然则十三篇兵法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这个结论失之主观武断，是显然的。

七说我就是伍员。清人牟庭作《校正孙子》一书，书中说我的事迹与伍员甚相似：二人都从他国来到吴国，统帅吴军破楚入郢；二人都讲究军事策略，著有兵法。伍员托其子与齐鲍氏，居齐国阿、鄄之间；伍员后代在齐国改姓孙，其后

百年出了孙膑。故孙膑的先辈名武者，实即伍员。这个说法，比把我和我的后代孙膑说成是一人的，想象力更加丰富，竟把我和我的同事伍员也合二为一。这种穿凿附会的功夫，真是煞费苦心了。

八说十三篇兵法著作我只是开了一个头，我把书传授给了孙膑，由孙膑完成的。这种意见比较普遍。如明代一学者在为陆贽《孙子参同》所作的序中说"我是孙膑之祖，膑的兵法传于后世，而'本'于我。现代学者陈启天作《孙子兵法校释》，进一步阐述说："古人为学，均有传授。"谓十三篇是我自己撰写的固然不对，谓此书与我绝无因缘也是错的。这种认为十三篇兵法著作是我传授给膑，由我和膑共同完成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调和折衷。

客问：过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先生的兵法著作充满战国时代的内容，因此把它当作战国时代的作品。就连美国当代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大战略》一书也认为，先生的兵法著作是"在前 400—320 年间写成的"，正当战国中期。请问这些学者的看法有什么根据吗？

答问：当然没有什么根据。大家知道，自宋代以来，到清代以至近、现代，疑古思潮曾经一再掀起，其中以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古史辨"派为最。当然，疑古思潮曾经立下很大的功绩，实事求是地推翻了一些古老的旧说，使一些古籍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推测得比较合理。但是疑古思潮也有它的副作用和消极面，这就是疑古的扩大化和主观武断：一些本来是可信的书，被考证成"伪书"；一些本来时代较早的书，被考证为成书的时代很晚。我被说成是历史上虚无飘缈或不可知的人，我的兵法被说成是山林处士的"伪托"，

或战国时的孙膑所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一方面，我的同时代人老子，也是同样的命运。

其实，我的兵法著作中，只讲到车兵和步兵，没有讲到骑兵，而骑兵的兴起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此一点就可证明我的兵法著作是春秋时代的。另外，由于春秋时代国家较小，人力、物力资源不足，所以我在战略上讲究快速，反对攻城；而到战国时代，各国疆域扩大，物资储备充足，攻城的技术也有了发展，许多战争的战线拉得很长，旷日持久。由此也可见，我的兵法著作所谈的战略战术，是从春秋时代的特点出发的。

有人从我的著作中摘了几个词语，比如“兴师十万”、“形名”等，认为这些词只有战国时代才能出现。实际上，“兴师十万”在春秋末年已很普遍。《国语·越语上》就载勾践的话：“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亿在古代指十万，然则吴国的总兵力已在十万以上。其他如楚、晋、越等国，其兵力都已接近或超过十万，所以我用了“兴师十万”这个语汇。到了战国时代，许多国家的兵力都已有数十万，而楚、秦等大国的兵力都已达到百万，所以《战国策》中载纵横家的游说辞，多有“带甲百万”之称。我的“兴师十万”，明明是春秋末年的情形。我在《势篇》中曾使用过“形名”一语，钱穆认为：“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但是谁都知道，春秋时的邓析为“名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记有《邓析》二篇”，在“名家”。汉刘歆《校上〈邓析子〉叙》云：“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形)名。”邓析的时代略早于我，可知其时“形名”之语已在社会上开始流行。当然，我著作中的“形名”，与邓析所谈的含义不同。一些疑古的学者在我的著作中寻词摘句，企图证明它是战国时人所作，恐怕是要枉费功夫的。

客问：先生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先生的兵法著作是否在春秋末年写定，一直被许多学者所怀疑。1972 年 4 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可见先生与孙膑是两个人,先生的著作与孙膑的兵法是两部书，千年的疑案可以涣然冰释了。先生对这次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有何评价？

答问：感谢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的考古专家们在银雀山汉墓中的重大发现。这次发现的两部都以“孙子”命名的兵法竹简，可以看得很清楚：一部是我所写的十三篇兵法，还有其他一些我的手稿和我弟子整理的我的言行录；另一部是我的后代孙膑的兵法著作，以及他的手稿、他弟子整理的言行录等。这两部兵法，各有其时代特点：

1．从涉及的事例来看。我的著作多以吴、越相争为譬,如《九地篇》说“吴人与越人相恶也”;《虚实篇》又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分明写于春秋末年吴越争霸之时。而孙膑的兵法有《擒庞涓》、《威王问》等篇,分明说的是战国中期孙膑和庞涓斗智，齐威王向孙膑求教军事和政治策略的事。

2．从攻城的策略来看。我的著作限于春秋时代的物质条件和攻城技术,反对硬攻城邑,消耗实力,认为“其下攻城”;“攻城则力屈”?但孙膑的著作主张有条件的攻城,他在《雄牝城》一篇中,举述了七种城的地形、环境,认为它们都在“可击”之列。显然，由于战国时代武器的进步和攻城经验的丰富，孙膑作了与我不同的论断。

3．从作战的兵种来看。我的著作只谈到车兵、步兵和

水军，绝没有提到骑兵，因为春秋时代还没有出现用骑兵作战的事。孙膑的兵法则多次论述运用骑兵之道，如《八阵》篇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十问》篇又说“敌虽十倍，便我车骑，三军可击。”骑兵在孙膑的战略战术中已能发挥其巨大的威力。这是我的著作和孙膑的兵法在兵种方面的不同。

4. 从战争宜速决还是持久来看。我的著作因为春秋时代国家多，地方小，物资少，形势易变，因而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如我说“兵之情主速，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但孙膑兵法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持久作战更为有利。如《威王问》篇谈到如何战胜“众且武”的强敌时说“埤垒广志”，“必以为久”又说“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显然，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疆土的扩大、物资的丰富和力量的雄厚，孙膑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与我不同的观点。

总之，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许多古兵法竹简的发现，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学上最重大的成就之一。这里发现的两部孙子著的兵法，一部是我在春秋末年所写，一部是战国中期的孙膑所著。两部兵法各联系当时实际，战争的环境多有不同，所提出的策略论断因时而异。这个明晰的事实，宣告了千余年来因《孙膑兵法》的失传而引起的我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和我的著作成书时代问题的争论，至此水落石出。这是我特别感到高兴的。

客问：据说先生祖上是陈国人，后来为什么移居到齐国？这一移居对先生有什么影响？

答问：我的祖上确实是陈国人。我家祖上有确切的世

系记载，是从舜的后代虞阙父开始的。周武王伐纣时，虞阙父当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制陶的百工。由于他管理有方，器用齐备，又因他是虞舜的后代，周武王为奖励他的劳绩和褒扬他的先祖，就把长女大姬嫁给阙父之子满，把他封到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周王并给满赐姓妫，因为祖上虞舜曾居于妫水之滨。满称为胡公，当了陈国的第一代君主。那时，陈国君主除了以妫作姓外，又以陈为氏。陈国是我祖上原来的老家，自西周以来到春秋前期的陈国君主，都是我的祖先。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十二个国君的世袭传位，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桓公死后，其弟陈他杀桓公太子免而篡位自立。接着，蔡国人又杀陈他而立免弟陈跃为厉公，因陈跃的母亲是从蔡国嫁过去的。经过这一场内乱，陈国君主的传位发生了更多的纠纷。厉公去世后，只得传位给其弟陈林，为庄公；庄公死，君位又传给其小弟杵臼，为宣公。厉公长子陈完，由于叔父陈林、陈杵臼的篡位而不得立，因而有些怨气。宣公杵臼原来已立太子御寇，后又得宠姬生子款，就想立款而杀太子御寇。厉公子完与宣公太子御寇因有同样的不得立的遭遇，所以交往甚密。宣公怕事情有变，终于杀掉亲生子御寇。陈完恐怕大祸连及自己，就立刻奔往齐国。这位因内乱不得立而奔往齐国的陈厉公长子完，是我的直系祖先。他的由陈出奔到齐国，给我日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齐国毕竟是一个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很发达的大国啊！

客问：听说先生的祖上到达齐国后积极活动，特别是在军事上颇有一番建树。先生是将军世家的后代，故能在

军事上达到如此高的造诣，写出千古传诵的兵法。您能谈谈您祖上的军事才能以及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答问：说起我的祖上，他们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的祖先陈完自陈国来奔后，由于他原是应该继位的诸侯，再加上他品德高尚，当时齐桓公就欲命他为卿。但陈完自知是羁旅之臣，不能贪此高位，便推辞卿职，而当了管理百工之事的基层官吏工正，官位虽然不高，但齐桓公还是分给了我们家一块地作为采邑。我的祖上在齐国积极活动，到陈完的四世孙称为桓子的陈无宇时，他的官位已经达到“上大夫”。这位官为上大夫的陈无宇，就是我的曾祖父，他是一位极有才能的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活动，使我们家的地位不断升高，领地不断扩大，使我一生下来就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这是我要特别介绍的。

我的曾祖父陈无宇，曾经率领齐国军队攻入莱国，取得巨大的胜利，归来就把所得莱国的宗庙彝器献于齐君祖先的宫庙中。其后，陈无宇又率师在棘泽与楚军并肩战斗，击败强敌，楚王特地派楚师之帅送陈无宇，可见他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陈无宇还带领自己宗族的军队，参与卿大夫之间角逐，进行过激战。一次，他联合鲍氏而伐栾氏、高氏 先是大战于稷，栾氏、高氏被击败 陈、鲍联军又继续追击，再败栾氏、高氏于庄。在这场战争中，陈氏大胜，取得了战败者的许多领地、财产。但陈无宇并不把这些战利品立刻据为己有，而是把它上交给齐景公，以示无私。由于他对国君忠心，齐景公便加封给他高唐一块采邑，这使陈氏的领地大为扩展。陈无宇在齐国卿大夫尖锐复杂的倾轧斗争中，还有机智的谋略，善于权变。陈氏原来因庆氏的势力大而跟从庆氏，后知庆氏在卿大夫中陷于孤立，有人欲攻庆

氏,便连忙改变态度,与栾、高、鲍氏联合。陈无宇并使其养马人为小丑，表演滑稽的节目以麻痹庆氏的甲士。栾、高、陈、鲍的联军终于击败庆氏，杀死庆氏之党多人。陈无宇在这场战争中，由于灵活应变，因而幸免于难，并不断壮大。陈无宇又用自己制作的大量器出贷粮食，而用旧有的小量器收进的办法来笼络人心。当时齐景公对人民横征暴敛，而陈氏对人民厚施薄敛，因而齐国民众“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陈氏在争取民众的支持以壮大自己方面，又比公室和其他卿大夫略高一筹。

陈桓子,我的曾祖父,还采取这样的策略:凡是公子、公孙没有领地的，就私分给他一小块土地；国中穷困的孤寡老人无法生活的，就私下救济给他们一些粮食。他这样阴功积德，名声越来越好，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他并告诉人们说:《诗》(就是现在的《诗经》)上有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其中有一句云‘陈锡载周”,它的意思是:周文王布陈所得以赐予人，因而使周朝得以发展壮大。齐桓公也因为乐善好施，所以能成为霸主。我的曾祖父陈无宇学习文王创建周朝和桓公争为霸主的谋略，使陈氏的家业日益兴旺，终于在几代之后，击败了所有的卿大夫，完全掌握了齐国的政权。陈无宇在军事战争、政治角逐中的谋略、胆识，在我们家族中广为传诵，也给我幼年时期以巨大的影响。

客问：先生的曾祖父陈桓子无宇是位有权谋、胆识的人物，善于带兵作战和施展政治策略，历史上多有记载。据说先生的祖父更是一位善于指挥战争的将军，曾经立过大功，受到齐景公的嘉奖。您能谈谈你的祖父对您的影响吗？

答问：我的祖父当然对我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他是

我曾祖父陈无宇的次子，名书，字子占。他继承了我曾祖父的军事才能，带兵作战很有谋略。大约在我十二岁那年，齐国为扩张领土，而攻伐东南面的莒国。起初，齐国派高发帅师伐莒，莒君逃奔入纪彰城，久攻不下，于是齐景公就改派我的祖父去攻伐。我祖父采取夜袭的战术。在白天无所事事，不露进攻的痕迹；到了晚上，我祖父命令军队乘着夜色昏暗，用粗绳子攀登上城。当已经登上六十多人的时候，绳子突然断裂，再也无法攀登，我祖父急中生智，迅速命令城外的军队击鼓呐喊，城上的六十多名齐兵也立刻响应，一时鼓声、呐喊声震天动地。莒共公在半夜听到如此大的响声，吓得失魂落魄，连忙开启西城门出逃。次日凌晨，我祖父率领的齐军就攻入纪彰城。由于这次伐莒迅速取得胜利的功劳，齐景公又封给我祖父一块采地在乐安，并对我的祖父赐姓孙氏。于是我的祖父就叫孙书，我的父亲和我也都改姓孙。我们全家都迁往在乐安的新居。

我的父亲名凭，字起宗，当上了卿，成为齐国最高一级的大官。我父亲也很有军事才能和政治头脑，常给我讲述带兵作战的道理和齐国的政治动态。当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功劳和政绩，没有我曾祖父和祖父那样有名。我祖父和父亲虽然在齐国都城临淄做官，但他们经常到乐安来看望我。我家在乐安的故居环境优美。我的祖父对我的期望很大,我一生下来他就给我取名为‘ 武 ”,希望我在军事上建立一番功业 后来我的父亲又给我取字为‘ 长卿 ”,希望我像他一样，长期在齐国取得高贵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我从小就进入学堂读书，接受贵族子弟所特有的正规教育。我的祖父和父亲又让我广泛接触文化典籍，经常向我讲述历史上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的作战经验及处世教训，使我获得了

丰富的知识，思想日趋成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我在兵法著作中引用的古代军事典籍《军政》，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吕尚做间谍的史实，都是在我小时候阅读和听说过的。我的祖父和父亲还常常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和心得体会写成文字保存下来，这对我的帮助尤大，成为我以后撰写兵法著作的蓝本。

客问：先生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才能以及他们对先生的影响，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先生的家学渊源，深广流长，先生之所以能写出震惊世界的兵法著作，这与家庭环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听先生说，您的祖父封到一块采地在乐安，于是举家就搬迁过去，先生的少年时期是在乐安度过的。请问这乐安究竟在现今的何地？前些日子，学术界关于先生的故里讨论得很热烈，有人说在惠民县，也有人说在博兴县，还有人说在广饶县。现在遇上了先生，可以问问明白了。

答问：我祖父封得的采邑在乐安，我十二岁时迁入我祖父创建的采邑中，至十八岁离开老家去吴国，在乐安大约度过了六年时光。在这六年中，我学习文化，阅读典籍，钻研军事,观察政治,聆听长辈的教诲,思想渐趋成熟,才干增长，对以后的发展帮助极大。可以说，乐安是我的故乡，是我一生难忘的地方。乐安是个古地名。有人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称我祖父“食采于乐安”,而唐代的乐安郡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就认为乐安即惠民县，这个推论方法是不对的。《元和姓纂》二十三“魂”部载“: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颉,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可见“乐安”是晋代以前的地名。由于文献中

这个“故”是指什么时期没有说清楚，所以使后人难以判断乐安在今何地。在山东北部古齐国的土地上，博兴县北在西汉至三国魏时有乐安县；惠民县东在新莽时有乐安亭，东汉末年那里又成为乐安郡的治所 高青、博兴、广饶、寿光等县，在东汉、魏晋时，长期是乐安国或乐安郡的所辖之地。因文献未详，学术界过去争论不休是难免的。

不过，除了从文献考究以外，还可以到民间去实地调查。今山东惠民县境内，一直存在关于我的一些传说：在县城南原来建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庙宇一座，南门街孙玉凤一家传说是我的后代,其土地证上有‘北至庙基’的记载 县城北有个庄名原叫‘孙武家”县城西有个庄名‘石头孙”,因为我的乳名叫‘石头”县城东有‘乐安’古城遗址 县城南有不少庄子姓孙,如孙家集、孙家沟等,居民都说是我的后代。在我看来,这些庙宇、遗址、村庄、传说,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我的少年时期确实是在惠民县东的“乐安”古城中度过的，惠民县附近的许多村庄确实有许多是我的家族的后代。现在惠民县政府在城内修建了“孙子故园”，园中树起我的塑像，陈列我的事迹，让中外游客都来参观。故园建筑典雅，景色优美，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又是我感到特别高兴的。

客问：先生原是齐国人，先生的故乡在齐国，先生的幼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齐国度过的，而齐国又是姜太公和管仲的故乡,兵学传统盛行,人民机智,善于权谋。《史记·货殖列传》上说“: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这种民情风俗，是极有利于一个军事家成长的土壤。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感受？姜太公和管仲的兵学传统曾经对先生有些什么教益？

答问：姜太公的故乡在山东，他在[redacted]的战争中立下奇功，又被分封于山东，建立齐国，他是齐国的开创者和缔造者。姜太公的军事谋略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史记·齐太公世家》称他“多兵权与奇计，后世言兵者皆宗太公为本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撰“《谋》八十一篇”和“《兵》八十五篇”。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托太公之名的，非太公本人所撰。在春秋时代，关于太公用兵过程中常出权变奇计的故事，和据说出于他之手的兵法著作，在齐国流传甚广。现存记述太公军事谋略的兵法著作《六韬》，就是战国人根据流传的太公用兵故事和计谋言论扩充改写而成的。这些太公的用兵谋略和权变故事，曾经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是我军事谋略和兵法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管仲也是一位深于谋略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曾在齐国改革军制和政治，使齐国富兵强。据《国语·齐语》记载,在他的统帅指挥下,曾经‘一战帅服三十一国”,使齐桓公当上了春秋时代的第一任霸主。孔子曾经赞颂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可见管仲的军事、政治才能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管仲相桓公当霸主期间，华夏各国团结一心，天下秩序井然，许多小国免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是春秋时代比较稳定的时期之一。在春秋末年的齐国，还有许多关于管仲用兵的故事，以及记述其军事、政治思想的著作流传。现存《管子》中有相当多论及军事、政治问题的篇目，是战国时人根据管仲的思想和谋略进行改写和发挥而成的。管仲的用兵故事和作战经验，也曾经使我产生很大的兴趣，给我的军事思想和用兵谋略提供很多素材和养分。

总之，齐国是一个有悠久的兵学传统的国家，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人民好议论军事谋略，文化积累丰富，这又是促使我钻研军事理论、写成兵法著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客问：齐国是先生的祖籍之地，先生的祖辈、父辈都在那里，而且那里有悠久的兵学传统，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正是先生撰著兵法、发挥才华的极好地方，而且先生的祖父、父亲都是高级贵族、上层官吏，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先生为什么要在青年时期放弃这些优裕的条件而离开家园，投奔到南方的吴国去呢？能否请先生详细讲讲这一方面的原因？

答问：先生问得有理。齐国确实典籍丰富，文化发达，兵学盛行，我的家庭生活优裕，环境宜人。但春秋末年是一个矛盾激烈、战争频仍的时代，晋、鲁，还有齐国等黄河流域的中原国家，都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的武装兼并，又进而谋图夺取诸侯君位的战乱。晋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经过激烈的兼并斗争，剩下了韩、魏、赵、智、范、中行这六个大的宗族，他们瓜分晋国的领土，其宗主都世袭任卿，形成了六卿专政 在鲁国，经过一番角逐，桓公的后裔季孙、孟孙、叔孙三族势力最大，他们分割鲁都的郊地和军赋，控制军队，世袭为卿，形成了“三桓”专权的局面。齐国的卿大夫，经过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到我那个时候，剩下高、国，陈、鲍诸族互相抗衡。从斗争的形势来看，在这四大族中，陈氏的势力渐强，它欲与鲍氏联合，击败高、国，将其吞灭 然而高、国两氏，是齐国旧有的大族，历史悠久，其势力根深蒂固，且得到国君的支持，高、国两族这时也在伺机陷害陈、鲍，剪除异

己。斗争的形势十分险恶，究竟谁胜谁负、谁存谁亡，一时还难以分晓。

我原是陈氏的后裔，在卿大夫尖锐残酷的倾轧斗争中，自然会站在陈氏一边，希望陈氏能够取胜。但是自从我的祖父改姓孙氏，取得自己的一块采地而另立门户后，与陈氏逐渐疏远。我对齐国卿大夫之间无休止的倾轧斗争产生反感,不愿纠缠其间,于是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社会上有一股风气，一些有才能的人，如果感到自己生活的国家环境不够理想，都喜欢周游列国，跑到其他国家去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其时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孔子，正领着他的几个弟子在各诸侯国君间进行游说，希望在这些诸侯国中担任官职，实现他理想的政治局面。我想要离开齐国而投奔他国，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和要求。

客问：先生明察形势，想要摆脱无谓的长期纠葛和纷争，到其他国家去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志向实在可敬可佩！在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使先生感到无法再在齐国呆下去，决心要离开齐国而投奔他国去呢？

答问：齐国卿大夫的无休止的倾轧斗争，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厌恶，难以容忍。不过，有一件事给我的影响最深，使我的思想震荡最为激烈，那就是司马穰苴的被陷害，发病而死。

穰苴也是陈氏的后代，是我的祖先陈完的子孙，说起来还是我的本家，我的长辈。穰苴是一位极有才能的人。他善于带兵作战，熟悉兵法。他曾经对古代的《司马兵法》有很深的研究，作过注解。到战国时期，齐威王曾使稷下学宫